

文 / 劉碧旭 (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講師、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研究員)
圖 / 何孟娟

當代藝術觀點的創意高齡 何孟娟的〈魏斯貝絲〉系列作品



Ken Wade

一、何孟娟：「沒有人教我們如何變老。」

疑惑，一直是何孟娟創作的出發點；感性，也一直是她那溫暖細膩的心靈觀察世界的態度。每有疑惑，何孟娟便會投入相當長的時間去探索、傾聽、紀錄、感受、理解然後轉化成系列作品。這樣具有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特質的藝術家，眼神流露疑惑，沈鬱卻又微揚嘴角性感地說：「沒有人教我們如何變老」。

變老，對於正值壯年的何孟娟而言是一種無法想像的未知。起初，她並沒有對變老的未知產生疑惑，但是，未知經常是通往神秘之路的路口，引領好奇與敏銳的心去開創更多新的可能性。在探索未知和開創可能的促動下，她竭盡所能地爭取各種機會，跨越東西方的空間距離又跟時間賽跑，持續四年前往美國紐約魏斯貝絲藝術村（Westbeth Artists Housing）拍攝並訪談年逾70的高齡藝術家。在這期間她看見，生命不僅僅是從朝陽初升到日暮西山的自然變化，而是仍然充滿驚喜的自我突破歷程。

在沒有預設的情況下高齡藝術家們侃侃而談，娓娓道出生命的曲折起伏；何孟娟一邊忙著架設鏡頭，一邊忙著紀錄，聆聽那些令人動容落淚的故事，走入看似冬天而卻是春天的奇幻之旅。

二、變老，可以有不一樣的方式

2013年初，何孟娟因獲得亞洲文化協會（ACC）獎助前往美國紐約進行為期六個月的駐村創作。剛抵達魏



Lasch Pat

斯貝絲藝術村，放眼所見，整個社區幾乎都是老人家而且多數是獨居老人，他們或她們必須依賴輪椅或輔助器材才能行動。對於眼前的景象，她不能理解，於是開始蒐集這個社區的資料以及歷史背景。原來這是一個低價出租給藝術家的社區，藝術家一旦通過審核申請便可以進入居住直到辭世為止。由於住戶的流動性非常低，這裡有三分之二居民的年齡介於60歲到100歲之間，緩慢的步調自成社區特殊的氛圍。貌似平靜地座落在節奏快速繁忙的紐約市中心，魏斯貝絲藝術村散發出一種遺世獨立的神秘感。

神秘感對藝術創作者來說並不稀奇，然而彷彿身處老人院的情景讓何孟娟有些意外，尤其是東方人面對老年的意象多少會陷入「風中殘燭」或「行將就木」等黯淡消極的態度；而同一時間，她聽聞與自己親近的女性友人在花樣年華之時卻輕生身亡的消息。這雙重的意外讓何孟娟的心情陷入沈痛與哀傷。

然而，時間的轉輪卻不因為意外而停止前進。駐村的生活從日常開始，她主動幫忙推輪椅、倒垃圾、協助修繕，甚至為高齡藝術家特製器具用來改善他們活動的便利性。很快地，她得到不少忘年之交，接連不斷的收到各種邀約。這些長輩朋友們會為她親自下廚、朗讀詩歌、彈吉他唱歌，邀請一起看電視影集、一起外出野餐……。

90歲的婆婆帶著同樣白髮蒼蒼身上佈滿時間刻痕的70歲婆婆外出野餐，雖然她們需要輔助器材行走，行動十分緩慢，整個人卻是洋溢著精神煥發及雀躍歡喜的表情。她們在和煦陽光與徐徐微風之中品嚐自己準備的各式美食，時而輕鬆閒聊，時而安靜閱讀。何孟娟察覺，退化的生理並沒有阻礙她們外出野餐以及享受大自然的意念和行動。

在一場派對中，一位80歲的藝術家跟大家分享他的創作，從媒材的運用到概念的發想，他坐在輪椅上，自信高昂的說：「我一定會是未來的Andy Warhol！」。這番話強烈震撼何孟娟，她從沒想過人到了80歲還能對未來充滿憧憬，這是多

麼積極又鼓舞人心。

一位纖細身材的女性，靚妝豔抹，腳踩10公分以上的高跟鞋，聽她談起時尚話題總是能夠獲知最新的流行訊息。何孟娟幾乎無法意識到眼前談話的對象已是年逾70歲的女性。還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，喜歡找何孟娟進行競速比賽，看起來瘦弱無力的老先生用手滑動輪椅的模樣，像是賽車手駕著法拉利跑車馳騁在無限速的公路上，何孟娟總是氣喘地說：「我的腳贏不了你的跑車」。

藝術村的日常生活與邀約活動，撫慰何孟娟失去好友的傷痛，改變她對老年人的刻板印象。這裡的老人十分不同，他們或她們有著不一樣的變老的方式。在這些邀約活動的過程之中，她觀察到，高齡的生理條件並不是一道封閉高聳的門牆，它似乎關不住藝術家自由活動的心靈和身體。

如果沒有意外，變老是每一個人必經的歷程，而這裡的高齡者卻使變老的必然性呈現出如此不一樣的風景。是什麼樣的生命態度，讓這裡的老年人仍然充滿活力與想像力？

三、時間刻度之外的生命觀點與實踐

不一樣的變老方式所產生的疑惑引起何孟娟發展創作的計劃。持續四年，目前已經累積40位高齡藝術家的訪談和拍攝。在訪談互動的過程，同樣身為創作者的她感同身受，生活對藝術的啓迪以及藝術對生活的創造。簡單的說，藝術來自生活，而生活需要藝術。因此，她認為，或許是藝術的動因，魏斯貝絲藝術村的高齡藝術家們逆轉變老的生命景觀，不再是萬物蕭瑟凋零，而是綠意盎然充滿生機。

走入藝術的世界，就如同走入沒有時間刻度和地理座標的境域。這裡沒有固定的認知模式，各式各樣的差異彼此可以抗斥也可以交融，乘著想像力的翅膀穿越時空，可以古典，也可以前衛。何孟娟看見，魏斯貝絲藝術村的老人，在時間刻度之外生活和創作，他們與她們為老年或變老的歷程另外開闢了新的視界和世界。

四位藝術家在時間刻度之外實踐生命：

1. Nan Tandy (1927-2016)，1991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村。這位89歲的女性畫家一直認為自己跟何孟娟同齡，或許是她們兩人個性開朗帶點瘋癲，所以有說不完的話題，經常膩在一起看電視影集。因為慢性疾病，Nan Tandy 必須長期臥床，於是做夢成為她最開心的事。她做了許多夢而且能夠清晰鮮活地描述夢境，而不論是夢境裡的她或是現實世界裡的她都彷彿少女，對所有的事物都感覺新鮮，她在咯咯的笑聲中任意地穿越在夢境與現實之間。
2. Ralph Martel (1935-)，1970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村。來到此之前 Ralph Martel 是一所名校的教師，感覺他隔著一層玻璃面對世界，談吐之間流露出謎樣的氣質。這份氣質使人聯想到一種經歷天壤之別之際遇而淪落街頭的行乞人，如同臺北行天宮門牆外的流浪漢給何孟娟的印象。Ralph Martel 是一位雕塑家，滿屋堆滿撿拾而來的廢棄物，81歲的高齡行動不便，但他利用隨手可得的材料製作垂吊式的單槓架設在屋內，形成滑動軌道，讓他在自己的天地裡可以輕鬆滑行來去自如。
3. Ken Wade (1940-)，1970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村。擅長幾何抽象繪畫，創作之外，喜歡彈吉他唱歌，還喜歡聊他戲劇化的愛情，接著再透過一首歌曲詮釋那場戀愛的心境。無論是歡喜或悲傷，Ken Wade 深情款款地唱出戀愛的記憶。應該是愛情和藝術的撲朔迷離與變化多端，愛情才成為 Ken Wade 創作的動力。76歲的高齡仍時時刻刻處於戀愛的狀態，在感性的愛情洗禮後淬煉出理性精確的幾何抽象造型。前景以石頭、三葉幸運草與粉櫻，象徵愛情中的誓言、幸福與絢爛短暫，而象徵婚姻的戒指，不起眼地藏身在夾縫中忽隱忽現。
4. Lasch Pat (1944-)，1970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村。好像過動的孩子一般，很難捕捉她安靜的片刻，即使腳部受傷，也會騎著滑板車不停持續的活動。不論面對什麼樣的環境與處境，Lasch Pat 都充滿戰鬥力迎向挑戰。然而一場婚變也曾讓她消沉一段時間，她把這段從痛苦到昇華的心路歷，從無形的各種感覺轉化成具體造型的立體書，她開心幽默地訴說那一頁頁的痛苦，而書內的圖像造型引人捧腹大笑。70歲時的肖像跟色彩鮮豔的古戰車拼貼在一起，正是 Lasch Pat 強韌生命力的最佳寫照。



Nan Tandy的作品



Nan Tandy



Ralph Martel的工作台

四、攝影蒙太奇的多元對話

何孟娟善用蒙太奇的技法將影像拼貼與剪輯，透過異質時間和空間的效果來傳達她的獨特語彙。因此，她的作品始終能夠顛覆我們慣有的視覺角度，並且開闢出一條條作品和觀者的對話路徑。

〈魏斯貝絲〉系列作品中四位高齡藝術家的生命故事，經由何孟娟的觀點和手法，呈現出三種對話形式：

第一種是跨世代的對話，也就是壯年與老年之間生命觀點的對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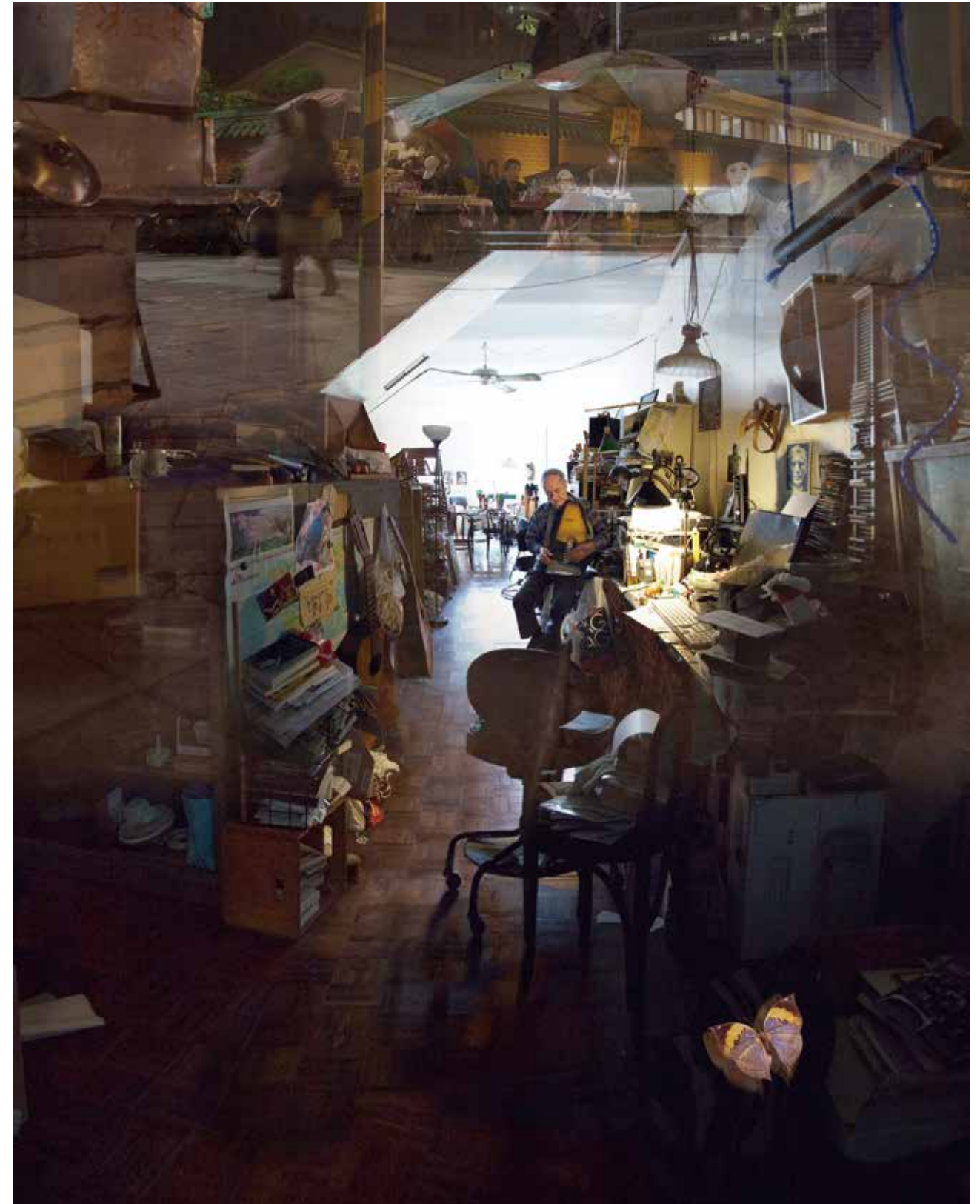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種是蒙太奇式的影像對話。影像的拼貼濃縮了敘事的時間和空間，形成高齡藝術家和拍攝者之間流動性的言說。這樣的言說方式，流動到作品的觀看者，使觀看者得以進入高齡藝術家與何孟娟之間的對話，並轉換出另一個新的對話位置。

第三種是文化的對話，它是一種文化衝擊的對話，也就是東西方文化對於老年課題的觀點差異。何孟娟改變自己過去對老年的刻板印象，從而轉化創作出一系列作品，便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對於老年課題的對話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何孟娟已經更加細緻地重新詮釋了藝術和生活之間的對話。

五、結尾也是起點

在魏斯貝絲藝術村，何孟娟親眼見證，時間正在高齡藝術家的生命中被改造了。她看見，也經由她的作品讓我們看見，這裡的每一位高齡藝術家，面對生命的每一個時刻，他們或她們都總是抱持著創造的態度。創造，讓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變得充滿意義，也超越了現實時間的刻度。

縱然生命有時盡，藝術的光亮卻能持續不斷從高齡藝術家的身上照射出來，也持續不斷在何孟娟的創作心靈之中閃爍發光。而〈魏斯貝絲〉系列作品，便是這兩種光亮的結合，穿越空間、時間與文化的距離，照亮生命每一個曾經被遺忘或者曾經被放棄的時刻。■



Ralph Martel